



曲 枫 | 主编

[德] 迈克·克努佩尔 | 副主编

王丽英 | 执行主编

北冰洋研究

第五辑



Journal of Arctic Studies

上海三联书店



曲 枫 | 主编

[德] 迈克·克努佩尔 | 副主编

王丽英 | 执行主编

北冰洋研究

第⑤辑



Journal of Arctic Studies

上海三联书店

目 录

卷首语

水上、冰上与陆上：人类历史进程的“终身流动性”·····	曲 枫 / 1
Preface·····	Michael Knüppel / 7

环境史与考古学

东北亚和北美西北地区的考古学模式：对德内-叶尼塞假说的考证 ····· [美] 本·波特（张春波 赵文正 译） / 3	
独立 I 期与萨卡克——最早的格陵兰人 ····· [丹麦] 比耶恩·格诺（赵文正 译） / 50	
鹿角与象牙：再议史前爱斯基摩文化研究的二元结构主义理论 ····· 曲 枫（赵文正 译 曲 枫 译校） / 75	

语言学研究

尤卡吉尔语中的非词汇化拟声词 ····· [德] 迈克尔·克努佩尔（刘风山 译） / 103	
日常生活中的图瓦语变迁 ——以图瓦人语言态度与语言选择为例 ····· 娜荷芽 / 112	
满语使动词缀的形态学定位 ····· 王海波 / 122	

近北极民族研究

索伦部驻防呼伦贝尔的经过——以达斡尔族为例 ····· 阿 力 / 139	
俄罗斯族民歌的传承与保护——以内蒙古额尔古纳市为例 ····· 李 萍 / 175	
中国使鹿鄂温克人生存现状调查 ····· 龚 宇 / 185	

原住民再安置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瑞典萨米人的强制搬迁：历史与叙事

……………[瑞典] 刘静-赫尔默森 (刘凤山 译校 李耀辉 译) / 199

论加拿大政府因纽特民族“再安置计划”及其影响 ……潘 敏 包永康 / 217

前沿观察

人鸟互动神圣性与鸟类成功保护的关联性研究：以俄罗斯北极与中国
之间鸟类迁徙路线为例

……………[美] 福尔克·惠特曼 (丁海彬 译) / 240

格陵兰两个狩猎社区中的猎犬联盟

……………[意大利] 丹妮拉·托马希尼 (周圣涵 译) / 272

书评

栖居在北极家园——《北方民族志景观》书评……………张 雯 / 301
在学术研究和大众通俗读物之间架一座桥梁

——读《蓝狐岛》有感……………潘 敏 胡 荣 / 306

叶尼塞语中的阿尔泰语元素 ……[德] 迈克尔·克努佩尔 (刘凤山 译) / 312

学术动态

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族研究会……………柳 华 / 321

瑞典于默奥大学 (Umeå University) 北极中心：通过战略网络促进

和支持北极研究……………[瑞典] 莉娜·玛丽亚·尼尔森

尼古拉斯·埃克隆德 (姬荣连 译) / 333

瓦尔多的土著研究——瑞典于默奥大学萨米族人研究中心……………

[瑞典] 刘静-赫尔默森 克里斯特·斯图尔

莉娜·玛丽亚·尼尔森 (张丽红 译) / 341

第三届北冰洋研究高端论坛——“中国近北极地区呼伦贝尔研究”

学术研讨会在额尔古纳举行……………赵文正 / 352

征稿启事

《北冰洋研究》征稿启事…………… / 359

Call for Submissions: *Journal of Arctic Studies*…………… / 360

CONTENTS

Preface

On Water,Ice,or Land: Lifetime Mobility of Human History	Qu Feng/ 1
Preface.....	Michael Knüppel/ 7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Archaeological Patterning in Northeast Asia and Northwest North America: An Examination of the Dene-Yeniseian Hypothesis Ben A. Potter (Translated by Zhang Chunbo and Zhao Wenzheng) / 3	
Independence I and Saqqaq. The First Greenlanders Bjarne Grønnow (Translated by Zhao Wenzheng) / 50	
Ivory versus Antler: A Reassessment of Binary Structuralism in the Study of Prehistoric Eskimo Cultures Qu Feng (Translated by Zhao Wenzheng) / 75	

Linguistic Research

Non-lexicalized Onomatopœia in Yukaghir Languages Michael Knüppel (Translated by Liu Fengshan) / 103	
Tuvan Language Change in Daily Life	Na Heya/ 112
The Morphological Status of the Causative Suffix in Manchu Wang Haibo/ 122	

Studies of Chinese Arctic Peoples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Solon Aiman (Tribe) Stationing in Hulun Buir—A Daur Perspective	A Li/ 139
Inheriting, Reviving and Protecting Russian Folk Songs in Urgun City, Inner Mongolia.....	Li Ping/ 175
Investigation on the Survival Status of Reindeer Ewenki in China Gong Yu/ 185	

Indigenous Resettlement

- Sámi Forced Relocation in Sweden during 1920s—30s: History and Narratives
..... Jing Liu-Helmersson (Translated by Liu Fengshan and Li Yaohui) / 199
- The Inuit Resettlement Project in Canada and Its Impact
..... Pan Min Bao Yongkang/ 217

Frontier Observation

- On the Relevance of Spirituality for Human-Bird Interactions and
Conservation Success: An example from the Arctic Russia-China
flyway Falk Huettmann (Translated by Ding Haibin) / 241
- The Dog-Hunter Alliance in two Hunting Communities of Greenland
..... Daniela Tommasini (Translated by Zhou Shenghan) / 273

Book Review

- Dwelling on the Arctic Homeland Zhang Wen/ 301
- Bridging Academic Research and Popular Publications—Review on
Island of the Blue Foxes Pan Min Hu Rong/ 306
- Language Contact in Siberia. Turkic, Mongolic, and Tungusic loanwords in
Yeniseian Michael Knüppel (Translated by Liu Fengshan) / 3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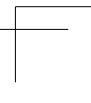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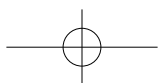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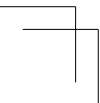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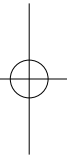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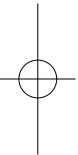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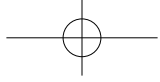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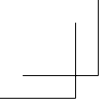
Academic Events

- The Inner Mongolian Society for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Evenki People
..... Liu Hua /321
- The Arctic Centre of Umea University, Sweden: Promoting and Supporting
Arctic Research through a Strategic Network Lena Maria Nilsson
Niklas Eklund (Translated by Ji Ronglian)/333
- Indigenous Research at Várdduo——Centre for Sami Research, Umea
University, Sweden Jing Liu-Helmersson Krister Stoor
Lena Maria Nilsson (Translated by Zhang Lihong) /341
- The Third Arctic Studies Forum held in Erguna
..... Zhao Wenzheng /352

Call for Submissions

- Call for Submissions: *Journal of Arctic Studies* (Chinese) /359
- Call for Submissions: *Journal of Arctic Studies* /360

原住民再安置



论加拿大政府因纽特民族“再安置计划”及其影响*

潘 敏 包永康

摘要：加拿大因纽特民族“再安置计划”提出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因纽特人的生活环境遭到破坏，二是联邦政府对北极地区主权的考虑。在“再安置计划”实施过程中却疏忽了对因纽特人的关怀。“再安置计划”的结果对于加拿大联邦政府来说是成功的，然而却深刻影响了因纽特人的命运，在给他们带来巨大伤害的同时，也带来了因纽特民族主义的兴起，民族自治运动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关键词：加拿大政府 因纽特民族 再安置计划

作者简介：潘敏，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极地与海洋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包永康，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极地与海洋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2020 级硕士研究生。

所谓的“再安置计划”(the Relocation/the Resettlement)，特指 1950 年代到 1960 年代，加拿大联邦政府有计划地将因纽特人从魁北克和拉布拉多地区迁移到高纬度北极地区，大多是今天的努纳武特地区。这是加拿大联邦政府将印第安民族的政策运用到因纽特民族，即把他们圈进保留地（只不过是较大的保留地而已），发给垦殖地，将他们由游牧生活改为定居生活，游牧经济改造为垦殖经济，其结果是导致因纽特文化断裂，传统生活方式丧失殆尽。当下学术界对加拿大政府“再安置计划”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再安置计划”

* 基金项目：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课题“阿拉斯加原住民对北极地区经济开发活动态度的调查兼中美北极合作路径探讨”(IC2017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中期成果。

如何运作、对政府的批评以及对因纽特人的影响这几个方面。^① 由于国内对北极原住民的研究起步较晚，对因纽特民族“再安置计划”除了本文作者在《北极原住民研究》一书中，有一小节关于“再安置计划”外，没有其他学者对这个问题有所研究。但当时因为资料问题，没有详尽展开。本文在以前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国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公开的联邦政府调研报告，再次分析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再安置计划”。本文从“再安置计划”的背景着手，详细描述该计划的出台、实施过程以及安置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分析该计划产生的原因、影响和意义。

一、1950年代“再安置计划”的出台与实施

1950年代加拿大政府开始的“再安置计划”的直接导火线是美国军医的报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驻进加拿大北极地区的美国军医向媒体揭露了当地因纽特人的惨状，包括婴儿高死亡率、流行病肆虐以及饥荒，使联邦政府不得不面对因纽特民族的问题，一改以前拖延搪塞的态度；战后，因纽特人与南方人频繁接触使其状况更加恶化，他们染上了各种流行病，流行性感冒、肺结核、小儿麻痹症时不时地在因纽特人社区蔓延。加拿大人为此而义愤填膺，要求联邦政府派遣医疗设施进驻因纽特人的居住地区。官方的医院，再加上官方的学校，很容易鼓动因纽特人接受政府的政策：让他们从传统生活地区迁往“新区”。于是加拿大政府尝试着以医疗、教育以及建立新居为手段，进行所谓的“实验性迁村”，希望因纽特人能“自动”集中定居下来（Purich 1992：44—45）。1950年代“再安置计划”迁移距离较远，规模与以往几次相比也大得多，尽管加拿大政府有充分计划和准备，然在实施过程中，却事与愿违。

^① 关于“再安置计划”如何运作的研究，学者们的重心主要放在加拿大政府各部门的互动上面，包括皇家骑警、财政部、北方发展顾问委员会、爱斯基摩人事务委员会等等；关于“再安置计划”的评价，学者们普遍对加拿大政府持批评态度（参考 Shelagh D. Grant, *Errors Exposed: Inuit Relocations to the High Arctic, 1953—1960*, <http://cmss.ucalgary.ca/research/arctic-document-series>）。同时也有学者从积极方面考虑，比如有人认为该计划促进了加拿大民主讨论的发展（参考 Slotta 2015）；对于该计划对因纽特人的影响，除了研究因纽特人在计划实行期间受到的不公正的对待外，还有很多的研究体现在计划结束后的影响，包括因纽特人对土地所有权的争取（参考 Dombrowski et al. 2016）、因纽特人的健康问题以及再安置导致的因纽特人社区分化问题（参考 Healey 2016）等方面。

（一）“再安置”政策的出台

因纽特民族“再安置”政策出台的直接因素很多，包括在因纽特族群中疾病的蔓延、皮草价格的暴跌、对因纽特人士气下降的担忧以及长期存在的制度化信念，即认为因纽特人应该是独立的猎人和捕猎者而非依靠皮草贸易、商店生存。出于对因纽特人处境改善的想法，坎特利（Cantley）在1952年12月的备忘录中，提及了四条建议，前三条旨在“将原住民从人口稠密地区转移到他们可以更容易谋生并自给自足的地方”，第四条建议涉及使用贷款基金来协助因纽特人（René Dussault et al. 1994: 67）。

在坎特利的四项提议基础之上，结合对经济因素和主权因素的考量，加拿大政府决定将因纽特人迁往北极。因此该计划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为了经济，一部分是为了国家主权。从经济角度考虑，政府选择了魁北克的伊努朱亚克（Inukjuak）的因纽特人，因为该地区人口过多、资源骤减、财政支出大，将因纽特人迁出去有利于缓解压力，对政府来说可以获得最大的收益。而从主权角度考量，政府选择了以雷索柳特湾（Resolute Bay）和格赖斯菲约德（Grise Fiord）两个地点为代表的迁入地。选择格赖斯菲约德是为了维持加拿大在埃利斯米尔岛（Ellesmere Island）的“有效占领”，选择雷索柳特湾是为了执行内阁的“加拿大化”政策，这也是为什么居住在雷索柳特湾的因纽特人离军事基地较近的原因。在确定好时间、地址、人选后，联邦政府派船将因纽特人以及随行的警察按照预定路线送到北极，并且每年夏天为他们送去补给。

虽然计划的目的很简单，但整个计划的设计上却暴露出协调性的问题。其主要原因是，在1950—1954年间，加拿大政府没有通过一部正式的有关因纽特民族的政策，有学者称这是一项“没有指南针掌舵”（Steering without a Compass）的计划（Jenness 1964: 90）。因此，政府必须依靠一套高效的检查与制衡系统以减少决策中任何潜在的人为错误。然而，在1953年的“再安置”中，该系统被证明是无效的，许多问题暴露了出来。

在1950年之前，西北地区理事会（the Northwest Territories Council）负责因纽特人事务的立法政策，而行政责任则由矿产资源部（the Department of Mines and Resources）负责。虽然任命了西北地区理事会委员，但其成员代表着北方的不同利益，包括商业、军事、皇家骑警和对外事务。有时候这些成员会对一些问题进行争吵，例如1949年皮草价格骤降，因纽特人生存艰

难，只能依靠贷款和救助。皇家骑警的探员认为应该对皮草交易进行补贴，一种形式就是设立政府贸易站。^①皮草商强烈反对此提案，认为皮草交易应由私人贸易商全权负责，皇家骑警不应该干预资源和发展部门的指示。^②

因为存在“特殊利益”的冲突，理事会如何在妥善处理因纽特人的事务上存在着许多互相矛盾的意见。1950年，为了让决策过程更加高效和有力，相关事务的立法权被转移到资源与开发部（the Department of Resources and Development），然而这却导致了咨询权集中在少数几个权威人物身上。^③由于没有任何官方的因纽特政策来制定指导方针，而且直到1952年也没有公开的磋商或批准的论坛，因此系统中没有足够的检查和制衡手段来防止专制或人性的弱点。

在这种背景下，爱斯基摩事务会议（the Eskimo Affairs Conference）于1952年5月成立，该组织不是政策制定机构，而是一个交流论坛。^④后来在组织成员的一致同意下，爱斯基摩事务委员会（the Eskimo Affairs Committee）成立，通过讨论问题和发挥咨询能力来发展因纽特人事务的总政策。因此在没有正式的因纽特人政策提供指导的情况下，该委员会可以提供必要的“检查和制衡”手段来确保政府的行动是为了因纽特人最大的利益。^⑤

所以，简单来说，主权因素影响到该计划的地点选择以及何时进行，经济因素则决定为什么选择伊努朱亚克的因纽特人，但不成熟的政府审批与进程系统（the government system of approvals and process）导致该计划出现了困难^⑥，而这原本可以避免。

（二）“再安置计划”的实施过程

实际上，加拿大政府于1920年代便开始迁移因纽特人，那时的迁移多为生计所需，一般而言，迁入地大多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因纽特人就能免于

① LAC, RG 22 vol. 254, file 40-8-1/2. Memo from the Director of the Northern Administration, 22 November 1951, outlining the new Cantley proposals and how they differed from those of Inspector Larsen.

② RG 85, vol. 693, file 1009-10/69, J. Cantley to Fraser, 19 May 1953.

③④ Shelagh D. Grant, *Errors Exposed: Inuit Relocations to the High Arctic, 1953—1960*, <http://cmss.ualgary.ca/research/arctic-document-series>, p.65.

⑤ 然而，在“再安置计划”的重要谋划和最后通过阶段，该委员会被绕过了。这个在事后颇受争议的项目本可以通过适当地协商来避免。

⑥ Shelagh D. Grant, *Errors Exposed: Inuit Relocations to the High Arctic, 1953—1960*, <http://cmss.ualgary.ca/research/arctic-document-series>, p.39.

饥饿之灾；哈德逊湾公司也几次建议政府迁移因纽特人，目的是让因纽特人帮助他们开发新的据点，例如为了确保哈德逊公司的皮毛贸易顺利，就需要更多的因纽特捕猎者。有时是季节性的迁移，有时也为加强联邦政府在北极地区的主权。然而政府宣传所有的迁移活动目的是为了因纽特人过上好日子，而且报告说因纽特人在新居地非常满意，没有人提起这是为了加强政府在北极地区的主权（Bonesteel 2006: 29）。在 1934 年，29 名男女以及儿童从弗罗比舍湾（Frobisher Bay）迁移到了克莱德河（River Clyde），15 人从多塞特角（Cape Dorset）迁移到了北极湾（Arctic Bay），38 人被运送到了纳斯科比（Nascopey）（René Dussault et al. 1994: 43）。当然，1950 年代以前的迁移规模较小，而且迁移是为了保护和保留原住民^①，有些迁移后的因纽特人还过上了比较满意的生活。

1950 年代的迁移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因纽特人“高纬度流放”。迁移于 1953 年开始，政府将一些家庭从哈里森港（Port Harrison）和庞德因莱特（Pond Inlet）转移到康沃利斯岛（Cornwallis Island）的雷索柳特湾和埃利斯米尔岛的克雷格港（Craig Harbour）与赫歇尔角（Cape Herschel）。该计划的目的是看看来自魁北克的因纽特人是否愿意离开他们的传统土地，以换取更高的北极地区更丰富的食物和皮毛。如果计划成功，则在随后数年计划对其他因纽特人进行重新安置。下面是该计划的过程^②：

1953 年，一些家庭从魁北克的古朱华克（Kuujuaq）出发，前往曼尼托巴的丘吉尔（Churchill, Man.）。

1953 年，10 个家庭 54 人从魁北克的伊努朱亚克（哈里森港）、巴芬岛（Baffin Island）的庞德因莱特出发，前往埃利斯米尔岛的格赖斯菲约德、康沃利斯岛的雷索柳特湾，其中 32 人到格赖斯菲约德，22 人到雷索柳特湾。

1955 年，6 个家庭 38 人从伊努朱亚克、庞德因莱特出发，前往格赖斯菲约德、雷索柳特湾。

1956 年，38 个家庭 200 人从纽芬兰与拉布拉多省的纽塔克（Nutak, Nfld.）出发，前往内恩（Nain, Nfld.），西北河（North West River, Nfld.）。

① *Report of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Aboriginal Peoples*, Part Two, chapter 11, *Relocation of Aboriginal Communities*, 1996, p.398, <http://caid.ca/RRCAP1.11.pdf>.

② Bill Curry, “An apology for the Inuit five decades in the making”, <https://www.theglobeandmail.com/news/politics/an-apology-for-the-inuit-five-decades-in-the-making/article1378125/>.

表 1 20 世纪中叶加拿大当局强制因纽特人搬迁北方

时间	迁出地	迁入地	迁出人口数
1934	多塞特角、巴芬岛（Cape Dorset, Baffin Island）	邓达斯港、德文岛（Dundas Harbour, Devon Island）	29 人
1949	中基瓦廷-恩纳代湖，努纳武特（Central Keewatin - Ennadai Lake, NU）	纽埃尔廷湖，努纳武特（Nueltin Lake, NU）	未详
1951—52	西北极地区（Western Arctic region）	班克斯岛（Banks Island）	15 个家庭
1951—52	伊努朱亚克（哈里森港），魁北克【Inukjuak (Port Harrison), Que.】	国王乔治群岛（King George Islands）斯利谱群岛（Sleeper Islands）	未详，但有 59 人后来迁移到 Henrik Lake, NU
1953	古朱华克魁北克【Kuujuaq (Fort Chimo), Que.】	丘吉尔，迈（Churchill, Man）	未详，一些家庭
1953	伊努朱亚克（哈里森港）魁北克【Inukjuak (Port Harrison), Que.】庞德因莱特、巴芬岛（Pond Inlet, Baffin Island）	格赖斯菲约德（Grise Fiord），埃尔斯米尔岛（Ellesmere Island）雷索柳特湾（曦无城）【Resolute Bay (Qausuittuq)】，康沃利斯岛（Cornwallis Island）	10 个家庭 54 人（其中 32 人到格赖斯菲约德（Grise Fiord），22 人到索柳特湾（Resolute Bay）
1955	伊努朱亚克（哈里森港）Inukjuak (Port Harrison), Que. 庞德因莱特、巴芬岛（Pond Inlet, Baffin Island）	格赖斯菲约德（Grise Fiord），埃尔斯米尔岛（Ellesmere Island）雷索柳特湾（曦无城）【Resolute Bay (Qausuittuq)】，康沃利斯岛（Cornwallis Island）	38 人（6 个家庭）
1956	纽塔克、纽芬兰（Nutak, Nfld.）	内恩，纽芬兰、西北河，纽芬兰（Nain, Nfld. North West River, Nfld.）	200 人（38 个家庭）
1957	纽埃尔廷湖，努纳武特（Nueltin Lake, NU）	亨瑞克湖，努纳武特（Henrik Lake, NU）	59 人（1951—52 迁入的人再次搬迁）
1959	希布伦，纽芬兰（Hebron, Nfld.）	内恩，纽芬兰、马库维克，纽芬兰、西北河，纽芬兰（Nain, Nfld Makkovik, Nfld. North West River, Nfld.）	300 人（58 个家庭）
1959	伊缇维亚，努纳武特（Itivia, NU）鲸湾，努纳武特（Whale Cove, NU）	鲸湾，努纳武特（Whale Cove, NU）	未详，一些家庭

（资料来源：“An apology for the Inuit five decades in the making”，<http://www.theglobeandmail.com/news/politics/ottawa-apologizes-for-mistakes-and-broken-promises-of-1950s-inuit-relocations/article1677179/>）

1957年, 59人(1951—1952迁入的人再次搬迁)从努纳武特省(Nunavut)的纽埃尔廷湖(Nuelatin Lake, NU)出发, 前往亨瑞克湖(Henrik Lake, NU)。

1959年, 58个家庭300人从希布伦(Hebron, Nfld.)出发, 前往内恩(Nain, Nfld.)、马库维克(Makkovik, Nfld.)、西北河(North West River, Nfld.)。

1959年, 一些家庭从伊缇维亚(Itivia, NU)出发, 前往鲸湾(Whale Cove, NU)。

伊努朱亚克和格赖斯菲约德之间的距离: 1250公里(乘飞机); 格赖斯菲约德和雷索柳特湾之间的距离为250公里(乘飞机)。

从以上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 迁移主要是从魁北克的伊努朱亚克^①、古朱华克等地迁往当时的西北省(现今大多是努纳武特省), 也就是说, 让他们从魁北克省北部相对舒适的冻土地带, 搬迁到北极高纬度地区。简单地说, 就是给白人“腾地”, “治疗肺结核和帮助因纽特人维生”只是冠冕堂皇的理由。努纳武特地区的气温比魁北克地区低得多, 并伴有极夜, 因纽特人对这里的地形不熟, 而且可供捕猎的野生动物也不多。搬迁来的因纽特人不得不独自面对不熟悉的环境, 政府很少给予支持。

这里以1953年的一次“再安置”为例, 来说明当时迁移的情况。1953年8月, 10个家庭从魁北克北部的伊努朱亚克, 迁移到埃尔斯米尔岛的南端格赖斯菲约德和康沃利斯岛的雷索柳特湾。^② 这些家庭已经收到政府的补贴, 而且政府还承诺在北极高纬度的新家, 他们将生活得更好, 有更多的机会狩猎。这10个家庭被安排与三个家庭同住, 后者是从西北省招募而来的。目的是教会这些新搬迁来的家庭在北极高纬度地区如何谋生。这10个家庭离开魁北克时没有备足食物、衣服以及帐篷, 当他们迁移到2000公里外的完全不同的地方时, 他们面临的是陌生的荒野, 而且必须适应冬季数周的极夜和夏季数周的极昼, 而魁北克地区完全没有这种现象。他们被告知, 如果两年后他们不想在这儿, 可以回到魁北克, 但政府却没有兑现承诺。^③ 最终, 这些新搬迁过

① Inukjuak 过去是与欧洲人进行皮毛贸易的重要港口。

② “An apology for the Inuit five decades in the making”, <http://www.theglobeandmail.com/news/politics/ottawa-apologizes-for-mistakes-and-broken-promises-of-1950s-inuit-relocations/article1677179/>; 一说是7~8个家庭, 见 Porteous and Smith 2001: 102—103。

③ “Makivik Corporation — High Arctic Relocates And Government Of Canada Seek Reconciliation”. Canada News Wire. 28 March 1996.

来的因纽特人掌握白鲸（beluga whale）迁移路线，可以在 18000 平方公里的大地上以捕捉鲸鱼维生（McGrath 2006）。当时皇家骑警队报告：两个殖民地在士气、居住和谋生等方面都取得了完全胜利（Damas 2004：52—57）。

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是一个令人义愤填膺的话题，这种记忆至今仍时不时地表现出来。到底有多少因纽特人被“再安置”，笔者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发现有具体统计数字的总计 600 多人，但根据这些迁入地形成了后来努纳武特 26 个社区的基础来看，其总规模应远远超出 600 多人。有人说，因纽特家庭的“再安置”是加拿大历史上最悲惨的一章，因纽特人永远也不会忘记。

（三）“再安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由于“再安置计划”缺乏谨慎的调查、明晰的政策，各部门利益冲突、交流不充分而引起的误解，政府审批流程体系存在的不足等原因，“再安置计划”实施的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比如项目资金问题、因纽特人工资问题、住房问题、补给问题、健康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未能保护因纽特人参加者的身心健康。

首先是项目资金问题。1954 年 3 月，^① 北方政府（the Northern Administration）负责人准备了一份关于政府为因纽特人“再安置”项目提供资金可能增加的详细分析报告。为了支付今后两至三年的预计开支，他建议将用来支付储藏用品和运输费用的基金数额从 5 万美元增加到 25 万美元，其中包括在雷索柳特湾建造永久建筑物的 1 万美元。然而副部长拒绝了这项预算提案，他称“对目前阶段来说增加的数额太大了”，并将总额减少到 10 万美元（或每年 5 万美元）以满足当前的需求。其中只有大约 10000—15000 美元用于补充格赖斯菲约德和雷索柳特湾的商店。^② 相比之下，西北地区的行政管理成本则比较大。仅举几个例子，政府部门的四栋新房子的估价为 10 万美元，一座瞭望塔和一幢大楼的估价为 5000 美元，另外 10 万美元给黄刀（Yellowknife）的“酒类员工”。育空地区的高速公路建设和维护将花费 25 万美元以上，联邦政府宣布将向怀特霍斯市贷款 100 万美元用于下水道和自来水建设。这些数字似乎不言自明——因纽特人在政府预算中并没有优先级。

^① LAC, RG 22, vol. 254, file 40-8-1/4. Cunningham to Robertson, 11 March 1954.

^② Ibid., Reply from Robertson, 22 March 1954, attached to original memo.

其次是因纽特人的工资问题。在雷索柳特湾，这个问题被报告出来。一位在那里的检察员表示，他发现有一对夫妇并没有从因纽特人交易商店获得他们的工资，既没有现金，也没有得到货物。相反，他们所有的工资都流向了政府部门，以帮助偿还因纽特人贸易商的贷款账户。^①由于这种“违规操作”，因纽特人无法购买合适的船只，同时也看不到他们自己劳动的成果。虽然后来政府发出指示要明确记录因纽特人的工资，但并未就已造成的损失进行任何补偿。

此外，还有其他问题，严重威胁着因纽特人的生存。因纽特人的住房环境十分糟糕，雷索柳特湾的因纽特人从空军基地的垃圾场寻找废弃的木材来搭建房屋。而格赖斯菲约德因纽特人的住房更令人沮丧，他们居住在水牛皮和草皮覆盖的防寒帐篷里，每年春天都会非常潮湿，并导致感冒流行；^②因纽特人的补给存在危机，补给船只有每年夏天才会到达，除了紧急情况，其他所有的要求都被政府认为是可以忽略的。1956年的夏天，补给船并没有如期到达雷索柳特湾，因纽特人十分失望，因为他们预定了设备和船只。直到次年一月，政府才将一吨物资通过航空运输公司运送到雷索柳特湾；政府对因纽特人的健康状况并没有很重视。1957年夏天，运输船上出现了一例麻疹病例，所有因纽特人都被卸在雷索柳特湾，渥太华官员不愿意向皇家空军寻求紧急援助。对于那些要去格赖斯菲约德的因纽特人，政府决定让他们等到下一年再走。

从上可以看出，“再安置计划”充斥着漏洞、缺点，加拿大政府对因纽特人的身心健康没有太多的考虑，似乎他们只是一颗完成加拿大在北极“有效占领”的棋子，这也引发了关于北极因纽特人是“边界守卫”还是“加拿大公民”的争议。

二、联邦政府实施“再安置计划”的原因分析

在根本上，加拿大政府对该计划主要有两大方面的考量，一是经济因素，

① 这个贷款账户由政府建立，负责为因纽特人在“再安置”过程中的花费提供贷款资金。值得一提的是，与因纽特人相比，那些从加拿大南部北上而来的白人都获得了政府提供的补贴和不菲的工资。

② NWT Archives, N 92-023, Stevenson Papers, (unsorted). Special Report on Grise Fiord by Mr. R. Gould, OIC of the 1958 Eastern Arctic Patrol, 27 August 1958.

二是主权因素。经济因素指的是，在 1930 到 1940 年代，由于因纽特民族的皮毛贸易衰落，其经济陷入困境，不得不更多依赖联邦政府^①，于是政府便计划为魁北克的因纽特人找到野生资源丰富的地域。换句话说，要“恢复”因纽特人原来的生活方式，增强他们的自我依赖能力，同时也保留了因纽特人的文化。此外，经济上的考量还包括将因纽特人训练成同白人一样的劳动力，但工资更少。主权因素指的是，维护加拿大在北极地区的主权。一方面，许多探险家从各个地方来到北极，有挪威人、丹麦人、美国人等。这些探险家所宣布的“无人区”引起了加拿大政府的紧张。另一方面，加拿大和美国在北极有许多联合的军事基地和气象站，且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涌入北极，这使得加拿大政府担心美国的觊觎。

（一）因纽特人生活环境遭到破坏

因纽特人的生活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即因纽特人居住地的气候、猎物、资源，社会环境包括因纽特人的经济和文化。首先是自然环境。因纽特人生活区域气候恶劣，飞机发明之前，外来者很难到达北极东北和中部地区，这也使他们因祸得福，冰天雪地成了他们天然的屏障，阻挡了因纽特人与欧洲殖民者面对面的交锋。直到 19 世纪，加拿大的因纽特人才与欧洲、北美的捕鲸者有了比较密切的互动。因纽特人与欧洲人接触后，外来的捕鲸者、毛皮商、传教士、警察以及后来的军事人员逐渐改变了他们原先的游牧生活方式，他们大多成为船夫、向导、雪橇司机等。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因纽特人口数量开始膨胀，同时野生资源急剧缩减，魁北克地区的因纽特人已无法维持生计，迫切需要新的狩猎场所。

其次，社会环境随自然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如上文所述，自然环境的改变影响了因纽特人的生活方式，因纽特人受困于资源贫乏，越来越依靠施舍或政府的资助而生存。对于政府来说，这加重了财政支出；对于因纽特人来说，他们丧失了其祖先自力更生的能力。

因为这两点环境变化，因纽特人渐渐引起公众的关注，认为政府有义务和责任帮助他们。1952 年 5 月，联邦政府有关管理因纽特人事务的各个部门在渥太华召开一次会议，会议的议题涉及因纽特人的流行病、生活主动

^① 这预示着他们与联邦政府的关系将发生永久变化，由原来的平等伙伴关系变成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权的丧失、食物和皮毛资源的逐渐减少以及因纽特民族文化的解体。与会代表在三个方面达成共识：皮毛贸易已经不能支撑因纽特人的生活，需要对因纽特人进行职业培训以便适应新的社会经济需求，整个北极地区急待医疗设施。代表们建议成立“爱斯基摩人事务特别委员会”(a Special Committee on Eskimo Affairs)。该委员会于当年10月提出一个建议，为了促进因纽特人的经济发展，需要将克雷格港和萨宾角(Cape Sabine)地区的因纽特人重新安置。1953年3月16号，北方管理局提交了“资助爱斯基摩人工程”(Assisted Eskimo Projects)的请求，要求相关部门批准。1950年代联邦政府对因纽特人的“再安置计划”开始启动。

(二) 加拿大对北极地域的主权宣示

纵观历史，一个民族国家的“主权关注”远远超出法律上的产权和所有权。一旦确立了国家主权，那么就有义务维持“有效占有”。一个国家主权的威胁可能是直接的，如拒不承认一个国家的权威；也可能是不经意的，如一个外国人在没有得到该国允许的善意的行为，或者违反了该国法律的行为；还有一种情况是事实上丧失了国家主权，即不能完全控制其领土，或者“感觉”其主权丧失，如美国二战期间在加拿大北极地区的军事和国民都超过加拿大国民。结合这三种威胁，加拿大对其主权的考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外国探险队的威胁。从19世纪末开始，各国探险家陆陆续续地活跃在北极地区，探索这片寒冷的土地。1920年，丹麦探险家库纳德·拉斯穆森(Knud Rasmussen)公开宣称埃利斯米尔岛是一个“无人岛”，这引起了加拿大政府对“有效占有”的考量。^①实际上，自从1880年英国移交北极诸岛的主权以来，加拿大联邦政府一直担心北极地区的主权，随着时间的流逝，国际上对加拿大在北极的主权可能并不认可。因此，丹麦或者任何其他国家都可以通过建立有效的占领和行政管理来获得主权。尽管联邦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比如在东北极地区巡逻、公开声明、成立皇家骑警队、发放探险执照等等，但这些都不能消除他们的担心。1930年，加拿大政府向发现了埃利斯米尔岛西方三个主要岛屿的挪威探险家支付了67000美金以获得

^① Shelagh D. Grant, *Errors Exposed: Inuit Relocations to the High Arctic, 1953—1960*, <http://cmss.ualgary.ca/research/arctic-document-series>, p.42.

挪威对加拿大拥有整个群岛主权的承认。^①那时，联邦政府的北方发展顾问委员会（the Advisory Committee on Northern Development，简称 ACND）正式宣布加拿大的主权是安全的。

其次，格陵兰人在北极地区的活跃。埃利斯米尔岛与格陵兰岛临近，格陵兰人经常在埃利斯米尔岛上狩猎。虽然加拿大在克雷格港和埃利斯米尔岛上的巴切半岛（Bache Peninsula）有两个警察站，但仍然无法维持“有效占有”，因为那里没有加拿大的因纽特人，警察只好雇佣格陵兰人作为雪橇车夫以及警察站的助手。面对格陵兰人的活动，联邦政府决定通过加拿大因纽特人对岛屿的占有来移除格陵兰人前来狩猎的借口。

再次，美国在北极的存在。二战后的一段时间内，加拿大感觉其北极地区主权（包括陆地、海洋和冰块）遭到潜在的威胁，为了对付这种威胁，加拿大和美国签订共同防御协定，将主权交给加拿大官员控制；两国之间还发表一项声明，所有美国人的活动不能侵犯加拿大的主权。但这些协议都是纸面上的，保证的也只是“纸面上的主权”，并不能完全排除加拿大政府的担心和忧虑。1943年，美国大量人员涌入，并计划新增雷达站。面对这种情况，加拿大内阁于1943—1944年第一次采取了“加拿大化”政策，即向美国政府偿还美国加拿大土地上的军事设施的全部费用，来获得军事基地、气象站的拥有权。联邦政府认为加拿大与美国的联合站无法宣示加拿大的唯一主权。由于交接工作的进展比预期的要慢，联邦政府便成立了北方发展顾问委员会。后来委员会停止工作，可能的原因有很多，主席退休、苏联引爆原子弹、朝鲜战争爆发等等。直到1952年冬天，鉴于美国的新防卫计划，加拿大政府决定“再加拿大化”，ACND在次年重启。“再加拿大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计划将因纽特人安置到位于雷索柳特湾的军事基地附近，一是为了维持有效占有，二是在经过训练后进入基地工作。对北极地区实施有效占有提上了加拿大政府的议事日程。

1950年代开始的因纽特人“再安置计划”，首要原因可能就是北极地区的主权问题。1958年北方发展咨询委员会的一个报告中指出：“只有采取适当步骤，继续保持加拿大人的活动，加拿大在北极地区的主权才稳固……

^① RG 85, vol. 347, file 200-2, “Minutes of the Northern Advisory Board.”

扩大这些活动就是有效占有的证据”^①。

迁移计划的动机除了上述的经济因素和领土主权考虑外，还有其他一些原因。UBC 北极历史学者弗兰克·特斯特（Frank Tester）总结了四条：政府档案上记录，联邦政府官员担心因纽特人将消耗完伊努朱亚克的资源；政府还想让因纽特人尽量自给自足，削减福利支出，官员们最关心的就是节约政府的开支；将因纽特人迁移到北极高纬度地区还有另一层含义，那就是任何一个白人都可以随心所欲驱使其周围的因纽特人，这表明白人已经彻底战胜了因纽特人（Tester and Kulchyski 1994: 102—104）。欧裔白人与北美本土人之间已由最初的平等合作关系变成了殖民和被殖民的不平等关系。

三、“再安置计划”的结果与影响

“再安置计划”对加拿大社会影响深远，其造成的结果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它实现了联邦政府的目标，维护了主权；另一方面，它对因纽特人造成了不可磨灭的伤害。如何客观看待这个计划，关系到因纽特民族的发展。

（一）对政府而言的“再安置”

对于加拿大联邦政府来说，一方面，1950年代的“再安置计划”是一项成功的计划。首先，它有效地维护了加拿大在北极的主权，这也是该计划最主要的考量。通过将本土的因纽特人迁移到北极地区，加拿大政府实现了“有效占领”和行政管理，打消了美国对北极的觊觎。其次，由于“加拿大化”和“再加拿大化”两个政策，加拿大接管了与美国的联合基地、站点，不再受美国的威胁，使得美国更加尊重加拿大的声音。再次，“再安置计划”的结果使得加拿大更有力地参与北极治理，开发北极资源。最后，该计划为当时的联邦政府削减了巨额开支并缓解了魁北克地区因纽特人人口过度膨胀的问题。

另一方面，该计划的实施过程却是不尽人意的，并最终为政府带来了负面影响。“再安置计划”在官方声明中是旨在促进因纽特人利益的一个项目，联邦政府一直坚持他们试图帮助因纽特人。因为因纽特人在魁北克地区

① RG 22, vol. 545, file ACND — 1958. GWR Memo to the Deputy Minister and Confidential report, 7 July 1958. 转引自 Shelagh D. Gran, *A Case of Compounded Error: The Inuit Resettlement Project, 1953, and the Government Response*, <http://carc.org/pubs/v19no1/2.htm>.

人口过多，狩猎维生已很困难^①，而且当时肺结核病蔓延，如果不施行迁移计划，因纽特民族的人口可能要大幅度减少。然而，加拿大联邦政府对因纽特的“再安置计划”实际上构想拙劣、计划不周。在政府档案中，反复提到“实验”（Experiment）一词，也就是说这次迁移只当作一次实验^②；且计划是单方面作出的，事先并没有同因纽特人协商，没有告知因纽特人他们迁入的地方有多远，没有告知他们的新家与老家大相径庭，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当时随父母搬迁而来到雷索柳特湾的6岁孩子这样回忆道：“这是地球上最荒凉的地方”^③；联邦政府计划也不周到，搬迁家庭第一个冬天是在帐篷里度过的，缺衣少食，至今因纽特人的住房一直很拥挤，居住条件与非原住民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而且，正如上文所指出联邦政府将自己的承诺束之高阁，再也不谈迁移来的人如果不愿意在新地方居住可以回魁北克，而是把他们像囚犯一样禁闭起来；而且政府档案显示，迁移计划主要是关心北极地区主权。

多年来因纽特人对这次迁移一直耿耿于怀，要求联邦政府为此事道歉。1987年，因纽特人向联邦政府索取1000万元的补偿（Tester and Kulchyski 1994: 113—118）；在公众和媒体的压力下，联邦政府计划让因纽特人回到南方。1989年，40个因纽特人回到了原先他们生活的地方；但是年轻人不愿意搬到南方，他们仍然生活在北极高纬度地区，这导致了家庭内老人与年轻一代的分离（James 2008: 142—144）；1990年，联邦政府下议院要求政府对1950年代因纽特人的“再安置”道歉，并给予补偿，而且承认这些因纽特人有捍卫国家主权的功劳；但是联邦政府却很不给力，他们争辩说，因纽特人是自愿迁移的。这个观点遭到了学术界和媒体的强烈抨击。

与此相对照，1991年加拿大人权委员会指出，尽管将因纽特人迁移到北极高纬度地区，有利于增强加拿大的领土主权，但这不是最初的意图。一些

① Shelagh D. Gran, *A Case of Compounded Error: The Inuit Resettlement Project, 1953, and the Government Response*, <http://carc.org/pubs/v19no1/2.htm>.

② “The experiment we are making this year is to transfer a few families from Port Harrison and Pond Inlet to Resolute Bay on Cornwallis Island and Craig Harbour and Cape Herschel, on Ellesmere Island. The primary object is to find out how Eskimos from overpopulated southern areas can adapt themselves to conditions in the high Arctic where there is at present no Eskimo population”. Shelagh D. Gran, *A Case of Compounded Error: The Inuit Resettlement Project, 1953, and the Government Response*, <http://carc.org/pubs/v19no1/2.htm>.

③ “An apology for the Inuit five decades in the making”, <http://m.theglobeandmail.com/news/politics/an-apology-for-the-inuit-five-decades-in-the-making/article1677179/?service=mobile>.

人称，让联邦政府道歉和补偿是不合适的（Tester and Kulchyski 1994: 102—104）。1994 年原住民皇家委员会开始调查“再安置计划”，调查的结果是，因纽特人认为他们是被迫迁移的，委员会建议政府道歉并给幸存者一定的补偿，并且承认迁移来的因纽特人在加拿大建立北极主权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是联邦政府仍然拒绝采取实质性的行动，但于 1996 年 3 月制定了一个“和解计划”，为迁移的家庭和个人设立了一个 1000 万加元的信托基金（Porteous and Smith 2001: 102—103）。政府开始承认，迁移的因纽特人在最初几年内遭受了苦难、身心的折磨和一定程度的损失，希望当事者能理解，政府的动机是高尚的，想给因纽特人最好的生活条件。^①

但是和解的道路是漫长的，联邦政府一直否认其动机和意图。直到进入 21 世纪哈珀总理执政时，联邦政府的态度才有所转变。2010 年 8 月 18 日，加拿大印第安与北方事务部部长约翰·邓肯在魁北克北部的伊努朱亚克对迁移回来的因纽特人道歉：承认联邦政府当时“再安置”因纽特人的政策是出于削减因纽特人的福利以及增强加拿大北极地区的领土主权，对此，联邦政府表示歉意，“对那次‘再安置’中遭受极大痛苦和困难的因纽特人，我们非常悲痛”，他说，“加拿大政府认为这次错误和终止承诺是加拿大历史上最黑暗的一章，对此，我们深感遗憾，并且向迁移到北极高纬度地区的因纽特人道歉，我对‘再安置’的因纽特人所表现出来的勇敢和勇气表示由衷的赞扬；尽管条件恶劣、身心遭受了极端的痛苦，但迁移来的因纽特人和他们的子孙在格赖斯菲约德和雷索柳特湾建立了生机盎然的社区，加拿大政府认识到，正是这些社区大大增强了加拿大国家在北极地区的存在”^②。

尽管这一道歉姗姗来迟，但是因纽特人还是由衷地欢迎。数十年来一直在为政府道歉而奔走呼号的阿曼格里克（Amagoalik）先生说，如果哈珀总理能到格赖斯菲约德和雷索柳特湾其中一个社区亲自向因纽特人道歉，那将更好，尽管如此，他还是非常欢迎这个道歉，而且他说不需要再多的补偿了，1996 年政府已经为因纽特人建立了特殊的补偿基金。依奴提图特文（Inuktitut）市长萨罗里·维塔卢克图克（Sarollie Weetaluktuk）说，这不仅仅是对当时不得不迁移的人道歉，而且也是对他们的后代表示道歉，这是一

① *Makivik Corporation — High Arctic Relocates And Government Of Canada Seek Reconciliation*. Canada News Wire. 28 March 1996.

② *Inuit get federal apology for forced relocation*, <http://www.cbc.ca/news/canada/north/story/2010/08/18/apology-inuit-relocation.html>.

个历史的里程碑，“最终，他们还是道歉了，今天我们用我们的双眼见证了这一切！”他说，“我们想治愈伤口，这快要实现了——这不仅仅是对这里的伊努朱亚克的因纽特人，而且是对任何地方的子孙后代，因为所有的因纽特人将分享他们的故事和经历，我认为这对我们是有益的”；魁北克 Makivik Corp（因纽特土地权利申明组织）的主席皮塔阿塔米（Pita Aatami）对 CBC 新闻记者说，他非常高兴终于听到政府的道歉了；努纳武特的 Tunngavik Inc.（因纽特土地权利申明委员会）委托在格赖斯菲约德和雷索柳特各建立一个纪念碑，怀念在“北极高纬度流放”中牺牲的因纽特人，邓肯出席了揭幕仪式。^①

因此，“再安置计划”成功地实现了联邦政府的政治目的，但从中我们可以推断出联邦政府在这件事上做得可能不那么光明磊落，而且从长远来看，这次迁移对因纽特民族而言是一次文化断裂，他们丧失的远远多于得到的。

（二）对因纽特民族而言的“再安置”

“再安置”因纽特人是对因纽特民族文化一次最大的破坏。当时有很多评论家预言，由“再安置”而来的对因纽特人的殖民统治，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其文化走向衰弱。加拿大政府的这种做法虽然解决了因纽特人的肺结核病问题，降低了因纽特人的死亡率，但却带来了其他问题，比如，因纽特人居住方式。因纽特社会基本单位是家庭，捕猎庞大动物时几个家庭联合起来形成狩猎群体，这些狩猎群体再组成社区共同体，因纽特人是散居在广袤的北极地区的；但随着联邦政府的“再安置计划”，他们不得不居住在较大规模的社区中，因纽特人由原来的散居变成了在社区中的聚居。

居住方式的改变导致了因纽特人谋生方式的变化，我们知道因纽特人一直以来的维生之道是狩猎，但“再安置计划”把他们聚拢在一起，并发给垦殖地，这完全是按照农业文明来改造狩猎文明，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聚居和垦殖进一步导致了原来的社会组织管理模式的解体。因纽特民族原来的组织方式是由扩大家庭组成狩猎群体再组成社区共同体，完全不同于近代民族国家的组织模式；其管理方式是长老制，也与近代以来的科层制管理模式大相径庭。这些导致了因纽特民族的文化断裂，造成了社会的严重失范，各种社会问题丛生，教育、住房、收入、人口等等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特别是

^① Inuit get federal apology for forced relocation, <http://www.cbc.ca/news/canada/north/story/2010/08/18/apology-inuit-relocation.html>.

夹在两个文化深渊之间的年轻人，他们在压抑沮丧之际，往往选择酗酒、吸毒、甚至于自杀（施正锋 2011）。对于因纽特人而言，族人被政府集体从猎场迁徙到平房居住，社会经济的位置错乱、失去日常生活的掌控，表面上是被国家照顾，实际上形同“被国家监护”（Légaré 2008）。正如一位因纽特人所说：

在过去，我们是小群体而且几乎没有任何问题。但是现在有太多人在这里……有太多不同群体一起住在这里。现在有太多的问题……。在过去，长老们能处理这些问题……但是现今即使是警察都不能停止这些问题（Rasing 1994: 1）。

最能体现因纽特民族文化断裂的便是教育问题。1947 年，联邦政府在没有评估因纽特人需要何种教育制度的情况下，开始有计划地将南方的教育体系输入到因纽特人居住地区。两年后，联邦政府在因纽特人居住区域建立了一个公立学校网络。然而，因为没有一位南方白种人教师会说因纽特语言，唯一的教学语言便是英语（Frideres and Gadacz 2001: 274）。到了 1951 年，第一个寄宿学校建立，寄宿学校把儿童与其家庭、部落分开使其进入全英语的学习环境，目的是将原住民的孩子教化成现代社会的“文明人”，取得高等教育证书、从事较高阶层的工作。来自偏远地区的学生一年中多达 10 个月的时间是在寄宿学校里度过的。学生与父母接触的时间一年中只有两个月左右，原住民亲子教育被局限在孩子短暂回家这段时间里。父母的教育被天主教或圣公会教师的宗教教育所代替^①，这些教师认为学生远离了父母的负面影响，就会更好接受现代文明，表现得更好（Frideres and Gadacz 2001: 274）。更为严重的是，这些学校只向学生灌输南方的语言、文化和价值观，对于因纽特民族的文化教育一概不予考虑。同化政策还包括改变原住民的宗教信仰。这一时段接受义务教育的因纽特人后代，对其母文化几乎一无所知，不会用母语书写，有的甚至不会说母语，这在因纽特民族中产生了极为严重的文化和信仰认同危机。

一直到 1960 年代，这些寄宿学校才考虑设置因纽特民族的语言、文化和

^① 尽管因纽特民族的教学是由政府来支付一切费用，但学校却是由宗教机构来经营与管理。

价值观的课程。1970年，因纽特学校的行政管理转移给西北省政府，从此摆脱了教会的控制。在因纽特同胞情谊结社的大力劝说下，联邦政府决定改变因纽特人的教育方式，教学目标开始以保护因纽特民族的文化、语言为导向；因纽特文化研究所和努纳武特与北极光极地学院建立起来了，这使得因纽特文化得到有效保护，而且，这也给因纽特学生创造了较多的就业机会。许多有教育学学士和硕士学位的因纽特学生在因纽特社区中的学校工作，并且还承担学校的一部分行政管理工作（Frideres and Gadacz 2001：274）。

在这些政策的影响下，绝大多数的学生由他们的父母及学校的因纽特教师教授，会说会写母语的人越来越多。根据加拿大2001年官方资料显示，因纽特语的孩童中，大约2/3自称会在各种场合，如家庭、学校以及其他场所使用母语，但只有不到1/4的孩童能阅读原住民语言的报纸和杂志。3/4的成人自称会说因纽特语，这些人中的3/4说他们在家中讲因纽特语，但仅有1/3的人在工作场所中以及10%的人在学校中说因纽特语。因纽特成年人中有2/3的人自称能够阅读因纽特语，以及他们中将近一半的人自称有阅读因纽特语报纸以及杂志的习惯，60%的人说他们能够书写因纽特文字。到2006年，大约69%的因纽特人用母语交谈，有50%的人在家中大多数时候讲母语。^①

表2 2006年有能力说因纽特语、作为母语及在家中说因纽特语的因纽特人年龄分布

	能用因纽特语言对话 [%]	在家中绝大多数时间 用因纽特语 [%]	因纽特语作为母语 I [%]
各年龄段特征			
0—14 岁	69	54	63
15—24 岁	69	49	60
25—44 岁	69	48	65
45—64 岁	66	49	69
65 岁及以上	71	56	67
各年龄段总体情况	69	50	64

（资料来源：Statistics Canada, 2006 Census）

总而言之，“再安置”因纽特人，没有考虑到因纽特人的社会和自然是

① *Inuit in Canada: Inuit Statistical Profile*, 2006, p.3, https://www.itk.ca/system/files_force/Inuit-Statistical-Profile.pdf?download=1.

不可分离的文化特性，而是用西方人的战略来促进因纽特社区的发展，医疗、教育和司法制度，这些与因纽特人的现实相去很远^①；因此，“再安置计划”给因纽特民族带来的振荡和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三）“再安置计划”的影响

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姿态使“再安置计划”到2010年总算可以画上句号。我们回过头来再来审视这个计划及其带来的结果。如果说“再安置计划”有什么积极意义的话，那就是它将因纽特人集中到一起，形成努纳武特26个社区的基础，锻造了因纽特的民族精神，为后来因纽特人团结一致争取民族自治运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战后的殖民历史凸显了因纽特人不同寻常的品质，在几十年内，因纽特人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更为重要的是：因纽特作为一个民族展现在加拿大的历史舞台上。几千年来，因纽特人在与地球上最残酷的自然环境作斗争的历史中形成了他们坚忍不拔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他们在加拿大这个多民族的国家里重新赢得了他们的自尊，保留了他们独特的文化，获得了联邦政府和加拿大国民的认可。

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因纽特民族就形成了史无前例的政治内聚力。一旦因纽特人从以前分散的孤立的状态迁移进保留地，聚居在一起的人们将导致“因纽特民族主义”的发展和壮大。正是这种政治内聚力和不断增强的自信心使因纽特人在1976到1993年间，以一种新的伙伴关系与加拿大联邦政府谈判协商，达成了全面性土地权利申索（comprehensive land claims），这在整个北美大陆原住民中是唯一的。^②1999年，根据这个土地权利申索，因纽特民族的公共政府——努纳武特准省成立，因纽特民族的自决运动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四、结 论

1950年代的“再安置计划”可以说深刻地影响了加拿大因纽特民族的命

① Ellen Bielawski, *Inuit Indigenous Knowledge and Science in the Arctic*, <http://www.carc.org/pubs/v20no1/inuit.htm>.

② Nunavut Tunngavik, Government of Nunavut, Indian and Northern Affairs Canada, *Annual Report for 2004—2006,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unavut Land Claims Agreement*. <http://www.tunngavik.com/files/2011/03/ar0406-eng.pdf>.

运。相对于其他地区的原住民来说，由于因纽特人生活在人烟稀少的加拿大北极地区，他们与外界的联系较少，时间也较晚，因而受到外来者的干扰和破坏也就比较少一些。所以在 20 世纪中叶前，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因纽特民族都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然而在 1950 年代，加拿大联邦政府实行对因纽特人的“再安置”，将他们从魁北克北部迁往现在的努纳武特地区，并对他们进行同化教育，因纽特民族因此发生了较为严重的文化断裂。但是，“再安置”带来了因纽特民族主义的兴起，民族自治运动因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从而改变了 50 年代以来加拿大欧裔白人与因纽特民族之间的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进入 21 世纪以来，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危机，北极地区的资源、交通、军事等意义突显出来，因纽特人因而也受到世人所关注，加拿大联邦政府也重新调整了北极政策，用资源开发来促进原住民社会发展。

加拿大是一个多民族大国，长期以来，加拿大政府和人民为解决本国的民族问题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和教训，尽管在这个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也有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总体而言，没有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没有给加拿大国家和人民带来没有必要的损失。中国与加拿大一样，也是民族众多的大国，也同样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民族问题，因此研究加拿大北极原住民的自治问题，有利于我们汲取他们的经验和教训，少走弯路，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一个更加和谐的多元文化的国家。

参考文献

施正锋

2011 加拿大 Inuit 原住民族的自治政府. 台湾原住民研究论丛 10: 1—36.

Bonesteel, Sarah

2006 Canada's Relationship With Inuit—A History of Policy and Program Development, Public History Inc.

Damas, David

2004 Arctic Migrants/Arctic Villagers: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uit Settlement in the Central Arctic. McGill-Queen's Press. pp.52—57.

Dombrowski, K., Habecker, P., Gauthier, G. R., Khan, B., Moses, J., Arzyutov, D. V., & Moses, J.

2016 Relocation redux: Labrador Inuit population movements and inequalities in

- the Land Claims Era. *Current Anthropology* 57 (6): 785—805.
- Frideres, J. S. and Gadacz, R.R.
- 2001 *Aboriginal People in Canada: Contemporary Conflicts*. Prentice Hall.
- Healey, Gwen
- 2016 (Re) settlement, Displacement, and Family Separation: Contributors to Health Inequality in Nunavut. *The Northern Review* 42: 47—68.
- James, Matt
- 2008 Wrestling with the Past: Apologies, Quasi-Apologies and Non-Apologies in Canada. *In The Age of Apology*. Mark Gibney, Rhoda E. Howard-Hassmann, ed.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Jenness, Diamond
- 1964 *Eskimo Administration II: Canada*. Montreal: AINA.
- Légaré, André
- 2008 Canada's Experiment with Aboriginal Self-determination in Nunavut: from Vision to Illus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nority and Group Rights*, Vol. 15, Nos. 2—3, pp.335—67.
- McGrath, Melanie
- 2006 *The Long Exile: A Tale of Inuit Betrayal and Survival in the High Arctic*. Alfred A. Knopf.
- Porteous, John Douglas & Smith, Sandra Eileen.
- 2001 *Domicide: The Global Destruction of Home*. McGill-Queen's Press
- Purich, Donald
- 1992 *The Inuit and Their Land: The Story of Nunavut*. Toronto: James Lorimer & Co.
- W. C. E. Rasing
- 1994 Too Many people: Order and Nonconformity in Iglulingmiu Social Process, Nijmegen Netherland: Recht and Samenleving, 转引自: Rigby Bruce, *The Inuit of Nunavut, Canada* p.93.
- René Dussault, George Erasmus, et al.
- 1994 *The High Arctic relocation: a report on the 1953—55 relocation*, Ottawa: Canada Communication Group.
- Slotta, Janmes
- 2015 *Phatic Rituals of the Liberal Democratic Polity: Hearing Voices in the*

Hearings of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Aboriginal People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57 (1): 130—160.

Tester, Frank J. & Kulchyski, Peter Keith

1994 Tammarniit (mistakes): Inuit Relocation in the Eastern Arctic, 1939—63, Vancouver, BC: UBC Press.

The Inuit Resettlement Project in Canada and its Impact

Pan Min Bao Yongkang

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re are two major factors underlying the Inuit Resettlement project in Canada. Firstly, the damaged natural environment of for the Inuit and secondly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territorial consideration of the North Pole. Though the project was successful on the part of the Canadian Federal government, it ignored the actual needs of the Inuit Communities and permit the change their social patterns. Paradoxically it also resulted in a sense of immense trauma among the community which gave rise to Inuit nationalism and a big step towards self-government.

Keywords: Canadian government; the Inuit; Resettlement Project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冰洋研究. 第五辑/曲枫主编. —上海:上海
三联书店, 2022.9
ISBN 978-7-5426-7796-9

I. ①北… II. ①曲… III. ①北冰洋-区域-丛刊
IV. ①D5-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2)第 142304 号

北冰洋研究(第五辑)

主 编 / 曲 枫

责任编辑 / 郑秀艳

装帧设计 / 一本好书

监 制 / 姚 军

责任校对 / 王凌霄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0) 中国上海市漕溪北路 331 号 A 座 6 楼

邮 箱 / sdxsanlian@sina.com

邮购电话 / 021-22895540

印 刷 / 上海惠敦印务科技有限公司

版 次 / 202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2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 400 千字

印 张 / 23.75

书 号 / ISBN 978-7-5426-7796-9/D·543

定 价 / 88.00 元

敬启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3779028